

江苏档案

江苏省档案局 主办

(第一一四期)

费孝通与江村

在距离苏州50公里的大湖南岸,有一个小村庄,它坐落于吴江的众多村庄之间,千百年来默默无闻。上个世纪30年代,它却因为一个人的来访,开始扬名海外。这里,便是有着“中国农村的首选标本”之称的开弦弓村。而将它从平静一隅带入国际视野的人,就是后来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费孝通。

开弦弓村和费孝通之间的故事,并不是一言可以道尽的。毕竟,多达26次、长达64年的访问,发生的故事太多太多。



1 相识与相逢

“江村是我有意识地观察我国农村社会和文化的起点,它也就孕育了我一生的学术思想。”

——费孝通

费孝通所说的“江村”,便是开弦弓村。开弦弓村是太湖边上一个普通的苏南乡村,现属吴江七都镇,因依傍在一条犹如拉满弓弦的小清河西侧而得名。这里地处吴江县震泽一带,历来是我国著名的湖丝产地。20世纪20年代初,由于近代机械缫丝工业的兴起,以及国内外对丝绸工艺要求的提高,我国农村一直沿用的鲜茧缫制土丝的技术无法满足要求,土丝制造业陷入困境。1923年,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校长郑辟疆带领师生,来到吴江农村宣传科学养蚕知识,推广科学养蚕技术。这项社会实践活动受到蚕农的欢迎,最终演变成一场以开弦弓村为基地的土丝改良运动。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就是这次改良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和组织者。

在推广科学养蚕和土丝改良获得成功的基础上,费达生积极为共同缫制、运销生丝和筹建机械缫丝厂做准备。1929年,吴江县震泽区开弦弓村有限责任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成立,当年4月,机械缫丝厂开始土建,8月5日投产。这场因技术推广而起的改良运动,不仅获得了成功,也使费达生获得了当地农民的信心和欢迎。

1935年,费孝通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并取得公费留学资格。导师史禄国教授建议他先到国内少数民族地区做一年实地调查。1935年秋,费孝通携妻子王同惠去广西大瑶山。12月16日晚,二人在山间迷路,费孝通跌入水井,腰部、左脚骨受伤,王同惠奋力将他救出后独自出山求救,途中不慎坠入深洞身亡。次日早晨,费孝通忍痛爬行,后被一位瑶胞救



费达生

出,转到广州治疗。罹患丧妻之痛的费孝通1936年夏被姐姐费达生接回家乡调养。考虑到费孝通所学专业为社会学,而且一直要求到纯粹的农村去看看,而此时的开弦弓村尚保持着江南农村的自然经济和民风民俗,因此,费达生将弟弟安排到了该村的一家农民办的小型合作丝厂,以便调查研究。此前,费孝通已从与姐姐的书信往来中对开弦弓村有了初步的了解,并根据姐姐提供的资料,先后在《独立评论》、《大公报》发表了《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和《复兴丝业的先声》两篇文章,介绍开弦弓村创办的有限责任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的发展及所遇到的世界资本主义冲击等问题,阐述了兴办乡村工业对维持农民生活的意义。

选取作为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的开弦弓村作为调查对象,费孝通也有自己的想法。在他眼中,这个地方具有典型性,“可以把这个村子作为在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厂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系统,并从而产生的社会问题”,这正是他致力于说明的“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这次实地调查将近两个月。抵达开弦弓村的当天下午,他就迫不及待地偕同同一个本村的向导巡视全村,“挨家挨户地访,挨个挨个地回”,并将所见所闻予以记录。在姐姐的帮助下,费孝通还接触了熟知这一社区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类情况的人士,掌握了许多资料。一一访问,正是费孝通乡村研究的特点。针对当时广泛的乡村建设运动,他持有不同的态度,他认为,“目前中国,在社会研究上,最有趣的问题,就是农民对于乡村运动所抱的态度是怎样的。我们只看见知识分子下乡去的宣传,要改革这样、要改革那样的呼声,但是,我们绝没有机会听见一个调查农民态度的忠实报告。”秉承着这样的目的,这次的实地调查,便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然而,此时的费孝通并不知道,自己的学术生命将和这个小村庄从此发生深刻的联系。

经过两个月的调查,费孝通认为:“在开弦弓村,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的衰落,农民只能在改进产品或者放弃手工业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如果农村企业不立即恢复,农民只得被迫选择后者。”

3 难得的再会

此后21年间,费孝通一直没有机会重返开弦弓村。1956年,费孝通的英伦同窗、悉尼大学教授格迪斯随澳大利亚文化代表团访华,周恩来同意他们专程考察解放后的江村,这引起了费孝通的关注。借着1957年春天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下马看花”了解农村合作化情况的契机,费孝通第二次踏上了这片土地。

刚到村里,许多老婆婆就热情地和他打招呼,拉着他的手不肯放,但很快见面的热情就被现实的问题冲淡了,老婆婆说:“好就是好,就是粮食……”他在村里住了20天,听取县、区、乡、村干部的汇报,召开小型座谈会,个别访问,实地考察,对开弦弓村的经济、社会、家庭、人民生活、思想觉悟、文化教育等情况作了全面的调查,发现困扰农民的问题出在副业上,尽管粮食增产了,但副业收入与以前相比大幅下降,所以农民的收入还是下降了。访问结束后,他应《新观察》杂志之约,发表了《重访江村》(其一、其二),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乡村工业和农村副业的问题,并谈到了合作化初期村民的心境,提出了农村应当发展副业和适宜农村的工业以致富农民的主张。只是,杂志社等候的“重访”(其三)还没有寄来,“反右”大潮就席卷了费孝通。直到1981年,他再也没有过关注开弦弓的机会。



开弦弓村与费老

1980年春天,费孝通接到英国皇家学会决定授予他赫胥黎纪念奖章的通知,这是国际人类学的最高学术荣誉。1981年6月,他的导师雷蒙德·弗思来信,建议他将开弦弓村自1938年以来的变化作为领奖时的演讲词,费孝通欣然采纳。

1981年国庆节,他偕姐姐费达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吴承毅、王康、林友苏等几位同志赴开弦弓村访问。阔别23年,再会时,费孝通非常高兴,这高兴源于当地的变化。他感到农民不仅已经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还有了钱花。他们参观了1968年重建的村缫丝厂,查看了产品的质量等级,“乡村工业一定要讲究质量。”他自豪地告诉乡亲们,开弦弓村的白厂丝30年代时在国际上就有名气了,并嘱咐陪同的乡领导同志,要提高技术,加强管理。

1981年11月18日,费孝通在英国皇家学会赫胥黎纪念奖章颁奖大会上作了《三访江村》的演讲,满怀激情而又实事求是地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们阐述了45年来“江村”的发展情况。

1936、1957、1981年对开弦弓村的三次调查,对应着费孝通人生的三次大起大落。一个小小的开弦弓村的发展变迁史,也映射出中国社会的发展史。

4 一个人带来的变化



费孝通江村纪念馆

虽然开弦弓村的繁荣并不能完全归功于费孝通一人名字,但他对于开弦弓村的影响却不可抹去。正是他的到来,才将这个小小的村子引入国际的视野。也正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帮助这个村子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指引着村民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道路上前行。1957年的访问,面对12里路要用1个多小时的交通情况,他对庙港乡党委书记徐祥说:“若要富,先铺路。交通不便,经济就发展不起来。”后来他又向江苏省政府有关领导提出了修路的建议。1982年底,开弦弓村终于通上了汽车。他看到工厂里设备落后,规模较小,便叮嘱乡领导一定要提高技术,加强管理。后来他出面向苏州丝绸工学院求援,1982年11月,他的姐姐、时年已79岁高龄的费达生带领丝绸工学院杨志超教授等专业人员到开弦弓村缫丝厂对干部职工进行培训。乡里还派了16名高中毕业生到丝绸工学院学习,同时采取加强缫丝厂的领导。1993年,该厂发展为江苏金峰集团公司。

因为开弦弓村的典型意义,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在这里建立了“农村社会调查基地”,使得这里成为中外社会学学者青睐和向往的地方。不过,费孝通给开弦弓村带来的绝不仅仅是一条路、一家工厂、一个调查基地的名称,他对于这里还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自从《江村经济》问世后,江村已经不再是地理意义上的开弦弓村了,而是作为世界认识中国农村的一个窗口,被赋予民族标志,成为中国农村对外的一个形象象征。费孝通打造出的

“江村”已成为吴江的一个重要文化品牌、社会科学研究者向往的圣地,这是费老留给开弦弓村和吴江的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村民姚富坤在回忆起多年来开弦弓村的变化时,如此评价:“中国解放,让开弦弓村的农民脱离了苦海,而费孝通则让全村人都成为了富人。”在三访之后的23次访问中,费孝通时刻关注着乡镇工业的发展,分析问题和趋势,从乡镇工业结构、劳动力配置、文化教育、农民生活、到城镇建设、工业农业发展前景、农村劳动力转移、工农关系的新发展和新问题、文物保护、水资源保护与太湖整治等等,他都给出了自己的指导性意见,让开弦弓村、吴江县甚至整个苏南地区都受益匪浅,提前迈入了小康时代,并引领着全国实现小康经济。而这,也正是他一生的志向——富民。

如今开弦弓村,虽然在富裕程度上比不上华西村,但这里风景秀美,田园依旧,三业协调发展,没有污染,相信这也正是费孝通理想中的小康生活。因为有了费孝通,村民也读懂了知识的涵义。开弦弓村村委员会主任、村党总支书记王建国说:“费老不仅带领大家奔富裕,而且给大家精神力量。江村人不愿让孩子过早辍学跟大人学生意。即使是再有钱的人家,也要让孩子上大学、读研究生……费老给江村带来的知识和财富,我们永远都受用不尽。”这应该是“知识就是财富”在现实中最好的注解。

2010年10月23日,为纪念费孝通诞辰100周年而建的中国江村文化园在吴江市七都镇开弦弓村正式开园。文化园由费孝通江村纪念馆、江村历史文化陈列馆、费达生江村陈列馆组成,其中费孝通江村纪念馆建筑面积2000多平方米,综合采用了图文、实物、置景和多媒体等多种展示方式,重点表现费孝通光辉的一生和他长期对江村进行追踪考察的历程和成果。费孝通江村纪念馆的建设,是纪念费孝通百年诞辰的一份厚礼,为吴江的文化旅游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特色资源,也为续写《江村经济》树起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自开园以来,参观者络绎不绝,文化园也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了解七都以及吴江水乡文化的一张名片。同时,费孝通江村纪念馆及中国江村文化园也成为苏州、吴江的科普基地,吸引了世界各地以及吴江本地的学者、学生前来参观考察。

本版供稿:朱振标(江苏省档案局)
朱芳芳(江苏省档案局)
本期组稿:苏海霞

2 巨著的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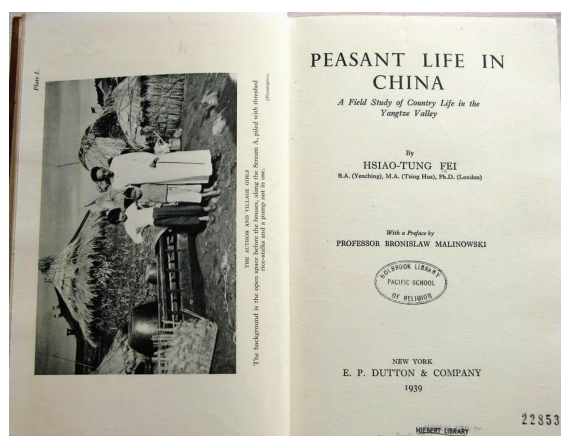
1936年9月初,费孝通带着他在开弦弓村的调查材料离开家乡,从上海十六铺码头搭乘意大利“白公爵”号邮轮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在两周多的航程中,他将调查资料整理出大纲,并为开弦弓村起了一个名字叫“江村”。

费孝通抵达伦敦后,见到了学院为他指定的导师——马林诺斯基的博士雷蒙德·弗思。之后,因为在英语入学考试中的笔试成绩不错,费孝通再次受到了弗思的接见。这一次,他们谈到了费孝通在国内学习的情形,费孝通也重点介绍了在瑶山调查的情况,并提及开弦弓村的调查。然而,弗思对瑶山的调查不以为然,开弦弓村的调查反而引起了他的注意。此后,弗思多次对该调查进行了解,并最终替费孝通将博士论文选题确定为“中国农民的生活”。这样,江村经济的调查正式进入了严肃的学术整理阶段。

1936年,哈佛大学举行300周年纪念会,吴文藻代表燕京大学前去参加,在会上见到了马林诺斯基,并向其介绍了费孝通及其在江村的调查。回到伦敦不到一周,马林诺斯基便邀请费孝通喝茶,并在聊天过程中致电弗思,将费孝通变成了自己的弟子。

1938年,欧洲正处于战争状态,紧张的氛围笼罩着这片土地。马林诺斯基打算去美国躲避战乱,催促费孝通早点完成论文。该年暑末,费孝通完成了《江村经济》的书籍,论文题目是《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Kaishienkung: Economic Life of a Chinese Village)。随后参加了在导师马林诺斯基家中举办的论文答辩会。这次答辩会成员只有两人:马林诺斯基和英国首屈一指的东方学家丹尼森·罗斯爵士。两位考官很随意,以酒为伴,聊着论文。罗斯对费孝通说:“夫人看了你的书,说写得极好。”并说自己的夫人细细地看过费孝通的论文,而且一口气读完了,可见该论文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罗斯与马林诺斯基对饮甚欢,甚至差点忘记了自己的使命,最终在马林诺斯基的提醒下,在论文上签了名,随后又喝了一杯酒,结束了这幕喜剧。这也许是英国博士论文答辩史上最简单、轻松而又滑稽的一次答辩。罗斯给予了这本书一个非常浪漫的评价:“读者在该书中可以找到他所需要了解的任何关于中国的事情。”

当晚,马林诺斯基联系出版商——劳特利奇书局的老板,在答应为该书作序后,出版商同意出版该书。1939年,这篇论文以《中国农民的生活》为书名在英国出版,后来又以《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为名重印多次。全书分为



前言、调查区域、家、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户与村、生活、职业分化、劳作日程、农业、土地的占有、蚕丝业、养羊与贩卖、贸易、资金、中国的土地问题等共16章,另有马林诺斯基作的序及附录“关于中国亲属称谓的一点说明”。详尽地描述了江村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以及与其所在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

马林诺斯基在序言中对该书的评价奠定了该书在业界的至高地位:“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即《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不仅如此,马林诺斯基还热情洋溢地写道:“没有其他作品能够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他认为费孝通“不仅充分感觉到中国目前的悲剧,而且还注意到更大的问题;他的伟大祖国,进退维谷,是西方化还是灭亡?”。该书被列为人类学名著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外人类学学者无不受到这一论著的启发和影响。开弦弓村也随之名闻于世,成为“中国农村的首选标本”,吸引全国各地甚至是国外的社会学专家纷至沓来。而它,也从此和费孝通的命运、和历经沧桑的中国农村工业紧紧连在了一起。



今天的开弦弓村